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八卷

廣

洪武正韻古慌切大也闊也闊也播也又度廣又廣輪廣表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曰表檀弓廣輪揜坎注輪從也從音子容切據此則是

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又兵車左右廣又副車曰貳廣見左傳萊二十三年許慎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廣黃聲爾雅馬旋毛在背闊廣徐鍇通釋姑

沆反司馬光類篇又姑黃切鄭樵六書畧廣之爲廣去聲協音借義吳棫韻補叶音果五切禮記子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

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毛晃禮部韻畧又吾謗切開泰貌荀子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疎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戴侗六書故凡宮室東西

曰廣南北曰深人作應說文曰闊也度其深曰深度其廣曰廣去聲又戎車曰廣傳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去聲杜氏曰兵車也歐陽德隆押韻釋

疑此廣大字如楚有左右廣在去聲王栢正始音字音清濁對古黨切闊也對狹古曠切量廣幾許楊桓六書統見母廣聲林蘭古文熊忠韻會舉

要角清音又州名一曰兵車名左傳左右廣注十五乘爲一廣一廣一百二十五人趙撫聲音文字通廣見悅切殿之大屋也故从廣黃聲借爲凡

事物廣大字又闊也作戲非又姓作鄺非轉注平去二聲又武氣充滿也亦用梳商雅梳頰充也或轉橫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韻會定正見廣切橫闊也又古百粵地秦立南海郡至隋置廣州字切見廣見經堅廣

廣

費氏科斗篆

廣

韋誕剪刀篆

廣

劉德昇璣珞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廣

周穆公鼎

子

汗簡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廣

集韻

義雲

廣

郭忠恕永安院殿記

廣

古孝經

廣

郭忠恕經音序並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廣

徐鉉家韻

書

廣

唐仙伯喬題名

廣

廣

魏脩孔廟並洪邁漢隸分韻

廣

靈臺碑

廣

石路碑

廣

王君神道

廣

永初魏文並漢隸字源

真

廣

歐陽詢

廣

顏真卿

廣

蘇軾

廣

黃庭堅

廣

行

書

廣

王羲之

廣

章草

廣

史存

廣

王羲之

廣

書

廣

王羲之

廣

章草

廣

史存

廣

王羲之

廣

蕭子雲

廣

廣

素懷

廣

張錦

廣

鮮于

廣

趙子

一廣

數類司馬法曰兵車十五乘曰大編大編謂之一廣又周禮曰廣車之革鄭玄曰廣車橫陣之車也

二廣

數類

右廣左氏曰晉師與楚師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及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雖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評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左王乘左廣以敗晉師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預注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曰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編

七廣

容齋續筆馬融作七廣

莽廣

吳其常詩園有桃疏陶極者言無窮穡莽廣之謂

名譽日廣

西漢書韋賢傳韋賢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驛少好學修父業尤謙下士註師古曰下音胡亞及出

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輿載送之註師古曰輿從者之車騎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疎是名譽日廣註師古曰疎與由同以明經權為諱

大夫遷東河郡都尉註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三國除為大河郡

才高意廣

論譚子貢問師與商

也執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註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高難故常過中子是為信謹守而規模模倣故常不及

才疎

意廣

漢書孔融才疎意廣遂無成功

太丘道廣

兩漢書許都字子將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郡獨不往或問其故郡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如此程氏外書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

兵勁地廣

新唐書蕭鎮李惟岳傳惟岳兵敗與郡真

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德盛流廣

龍虎山志大二年十一月加大真人張留孫特進上卿諡曰德盛流廣

深固未解畏枯

還乃斬真以謝

為基緒之新謀明

詰亦曰壽朋之助

源深游廣

宋汪藻浮溪集李綱用登極恩封贈一代制本之升者本大而

實蓄水之積者源深而游廣故自古

真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

近狹遠廣

三境圖論今以近小而顯遠大

由是未免狹廣同觀破心微塵繪出三境娑婆總別非近狹乎捻雖三千世界之廣猶云一尺二尺窄如蟻穴別雖萬億須彌之多尚曰周障屈曲

孔似蜂房凡應居四聖不住華藏海種非遠廣乎

所資者廣

宋袁契齋集逢通判行狀其志大則所資者廣其業

專故所

業者充

鄧林彌廣

列仙傳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之際渴欲得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

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

守約治廣

老子道德經老君曰善賞者費少而

歡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責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

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頂圓額廣

仙傳真人鍾離權生而異光數

大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肩豐目深鼻脣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聲如鍾行奔馬童稱莫之能及詳仙字

儉故能廣

老子道德經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醮吳起於廣

類說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廣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合勝六十四關土

四面拓地千都廣

地名淮南鴻烈解八廣之外則有八統統雖也離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統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

里皆起之功

都廣

曰和丘曰荒土屬所自縣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焉

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離日之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

南廣

舊縣名西漢書地理志南廣注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樊道

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

長廣

西漢書地理云

縣名屬犍為郡輿地紀勝欽州嘉定志南廣今南溪

長廣注有菜山菜王祠桑養澤在西秦地圖

高廣

西漢書地理志高廣注侯國縣名屬

曰劇清地幽州藪有鹽官縣名屬琅邪郡

琅邪郡

平廣

西漢書地理志平廣注侯國縣名屬齊郡

安廣

西漢書地理志安廣縣名屬鬱林郡

不廣

呂氏春秋不廣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傳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獼鼠前而兔後趨則踰走則顛常為猨猨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猨猨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鮮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桓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傳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仲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康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孔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

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寔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寔越趙之中年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特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之善戰者莎隨貪服。莎隨猶相守不違不却貪置也服退也。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却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待牧之彼得尸而財賁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令其貪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寔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罪。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寔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舅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舅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舅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經文之業定武之功。闢一作開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

其草中之成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天子周襄王也近乎東故帶之難
 出奔在鄭宣文公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輝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
 陽之地。東上陽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樂
 孟之南是也。道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舊犯之
 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舅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桓
 公舉事。舉猶月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堅刁易才用國之人
 常致不苦。不知致苦者卒為齊國良士。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
 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七曰三代所
 寶莫如周。周則無敵。禹適三江五湖。決伊闕。溝瓊陸。注之東海。周水之力
 也。禹適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穆四徙為邑。邑方二里也。
 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無封。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通
 百雉。周之宮也。成國成于樂之國也。而堯授之禪。傳曰。國人之心也。授之禪
 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曰。國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周民之
 欲也。傳曰。眾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眾曹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
 故曰。國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通越
 者。坐而有舟也。通之也。秦越遠塗也。蟬立安坐而至者。國其械也。蟬立

也。抵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逆用之。是良惡違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其子弄朝。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刑。無道刑殺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果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誹王。王使衛巫監。巫訪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其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獨至。獨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曰。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遲也。不休。止降而天地相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下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

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己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殛之。所誅不可支敵。曰：先陳何益？道令武王不耕獲，不耕而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問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惡告王，不思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爲事因也。十一字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萬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人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則前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作遵，猶子瑕見釐夫人，因也。猶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爲謠諑，法小，心果忌曰：釐而子法，使與家朝，通太子蒯聵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婁歸我父，報推此言之，不得謗焉。

聲明夫湯武遭亂。世臨吾民。揚其義。成其功。國也。故國則功專。則拙。目則威。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國者無敵。則民之欲。遂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衆。倚益。民雖衆。多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集計是也。

地廣

漢桓寬鹽鐵論地廣。大夫曰王者包含徧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勢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非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徭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回遶。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刳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驚懼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

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
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遠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
費力而無功詩曰無田甫田維秀驕驕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
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
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
而制敵匈奴通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
縣弃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
之聖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
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隔遠而民滋勞朔方
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
南夷之塗巴蜀弊於印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成東越荆楚罷於馭騶左將
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橫貉張敖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
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
過也大夫曰挾管晏之智者非爲廩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
之虞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
行卑排譽訾議以要名米善於當世夫祿不過東掘耒不足以言治家不

滿握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賤。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謀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太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寧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履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吝。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尊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暑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廣氏

千家姓。角音。丹陽廣洪景脩。姓氏選華。風俗通。廣成子。住崆峒山。千二百年。神仙傳。氏族言行錄。風俗通云。廣成子之後。

廣成子

歷代真僊通鑑。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扶而

雨木不待黃而落。莫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閉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來。帝堯老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間。避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黃帝紀云自然經。一號力點子。作道成經七十卷。且道一曰廣成子。謂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來。帝堯老。道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為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成子之意。欲軒轅抱一為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子之功妙矣哉。三元延壽參贊書振曰。廣成子謂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即論語所謂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知。形乃長生。即詩所謂不識不穀。順帝之則者也。至彼至陽之原。至彼至陰之原。即記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是皆儒書所以垂教後世之語耳。秦漢以來。士多溺於權利。竊儒家紙上之言。以為進仕之階。不知儒者所以脩身養性。以至與天地合其德。靡

不具載也。又學者不能有諸已。一聞其存形千二百歲。則駭然歎美。而並求其說。噫。求之思耳。然姑舍是而已。前之三者。勉而行之。則神清氣寧。長生久視。殆將享無窮之樂矣。豈直二百歲而已哉。或曰。廣成子形不質。是為可貴。振曰。使廣成子果能千二百歲。而形不化。猶龜鶴之不死。松柏之冬夏青青。蓋自得其稟耳。何可取其小。而失大者哉。

廣壽子

歷世真仙。通鑑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鑄鑄為器。以變生。冷一號傳豫子。作

安摩通精
經九十卷。

漢廣

詩國風周南篇名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吳氏曰。韓詩作思。

漢有游

女。不可求思。漢之廣

叶古

矣。不可泳

叶于

思。江之水

叶代
亮反。

矣。不可方思

叶甫
妄反。

思。朱子集傳。興而比也。上疎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國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

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稱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朱子語類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漢廣問文王特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獫狁可學漢廣童子問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遊亦非禮先王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遊焉當詩人必以遊女為言者出遊之女猶如此況於閭閻之內乎自登鶴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後四句則因以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耳胡一桂

時錄纂疏 朱子語錄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他地拘不得又曰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問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